



岱庙全貌。 通讯员供图

《泰山三宝奇案》之悬案未结(上)

□周郢



1943年6月，岱庙珍宝失盗案主犯被押送到省公署，交由伪省长唐仰杜亲自审问。唐仰杜用手一拍惊堂木，厉声喝道：“杨安一，你是如何盗窃岱庙古物的？快给我从实交代！”杨安一还试图狡辩，唐仰杜也不再问话，给旁边的警长一个眼色，只听警长大声喝道：“看来这小子还未醒酒，快带他去清醒清醒！”两旁军警齐声应命，立即把杨安一拖到刑讯室，各刑齐上，直接将其打得血肉模糊。杨安一实在受不住酷刑，便交代了他作案过程。

杨安一来泰安后，便听人说起岱庙库房内的古物价值连城。起初他并没有萌生偷盗古物的念头，过了不久，他与本地女子冯宋氏发展成情人，并且同居。杨安一不断为冯宋氏买衣服、打首饰，很快花光了手里的钱。杨安一在县公署的俸禄根本不够用，于是他便利用情报室职权，对周边商户进行敲诈，动辄声称他们“通共”，将他们押到情报室刑讯。用这种办法，杨安一弄到一些钱物，然而这种方法来钱慢，数额又小，远远不能填满他的欲壑。后来，冯宋氏怀了孕，生下一子杨小黑，这样一来家里的花销更大了，杨安一心思想，要想把日子过下去，必须另谋财路。

他想来想去，最终打起了岱庙珍藏古物的主意。于是杨安一先以检查古物安全为名，分别向石景春、尚士廉索要保管室的内外门钥匙。关于杨安一如何复制钥匙这一点，在档案上没有记录，依情理推测，应该是杨安一乘二人不备，将钥匙压在事先准备好的胶泥上，接着用泥模私自配制了钥匙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会出现库室封锢如旧而宝物半失的情况。

由于已探知库房外晚间无人驻守，杨安一便开始谋划窃宝行动。他伙同其下属情报室情报员朱海元先将进出路线看好，并准备好一应行窃用具，一场疯狂窃宝大案便开始了。

1942年1月，一个奇寒的冬

夜，岱庙库房前潜入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影，这伙人便是杨安一的同伙杨金炳与朱海元，他们来到库房，用配制好的钥匙轻易打开了内外库门，进入室内，将箱中古物取出若干，搬到外面接应的车辆上，转眼消失在夜色中。过了几天，杨安一见外面毫无动静，胆子便大了起来，和同伙孙齐光也去库房偷出一批。就这样在两三个月中，杨安一一伙先后潜入岱庙库房十三四次，窃出古物达20余箱126件之多。这些古物多半被秘密运往各地变卖。

待到失盗的事情暴露，杨安一仍然毫不在乎，照旧出入县署，应卯理事。后来从杜中处探听到警局要挨家搜查，他这才慌了手脚。杨安一先把沉重不好外运的香炉、五供等，让冯宋氏与弟兄杨凤岐连夜扔到运动场井中，来不及扔的两件香炉，被送到西隅亲戚乔张氏家匿藏。刚处理好这些事情，杨安一便听到井内古物被人发现，以及尚士廉等人供出自己启门入库之事，于是急令同伙各自潜逃。杨安一与冯宋氏、杨小黑分别在泰安与界首车站搭上火车，乘着夜色，逃往禹城。在禹城未过几日，便见警车四出，杨安一心知不妙，连忙再雇车，想转移外省避祸，没想到刚上路就被警员抓了个正着。至此，岱庙盗宝案主犯落网。

主犯虽然落网，但其盗走的21箱宝物大半不见踪影，追回之物除去从其随身起获的几件外，另有从井中捞出的17件，从下西隅乔张氏家搜出的2件。其余宝物的去向据杨安一等交代，他们盗出古物后，多次派人运往济南等地，抛售于各大古董行。由于古物被抛售得过于分散，这给古物的追缴带来了极大困难。

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，唐仰杜想出一法，他密令省署侦缉队对济南古董店暗中察访，摸清了各店收购情况，然后传下令：“令饬济南市政府会同省会警察厅严饬古玩业同业公会，转知所属业商，如有收买上项古物者，限5日内将原物缴回，发还收买价款；如已将原物售出，限期负责购回，否则以通贼窝赃论罪！”济南古董老板见来者不

善，不敢招惹麻烦，便纷纷将所购赃物交上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件，便是那方温凉玉圭！此圭先被杨安一运到济南，寄存在曾姓饭铺中。曾老板见盗宝事发，不敢再匿藏，便向古玩同业公会缴出。通过这种方式一部分散落珍宝被收缴上来，这批珍宝同温凉玉圭一起先后被运回泰安。

因为文物倒卖涉及关系复杂，未流出山东境内的古物还算好办，可被转手外地的珍宝追讨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。那么流失外地的古物是如何追回的，追回过程中又发生哪些故事，少年时曾活动于旧北平琉璃厂古玩铺的陈重远先生，在他出版的《古玩谈旧闻》一书中为我们披露了其中鲜为人知的内情。

当时在北京海王村有一古玩店名蕉叶山房，其少掌柜名叫张蔚华，尤其擅长鉴定古瓷。他经常去济南收购瓷器，回北京倒卖。这次他幸运地以低价购到一批乾隆官窑瓷，其中有粉彩草瓶两对、青花八宝瓶两对、绿地金龙瓶两对。回京之后，张蔚华先后转手给福玉庵经理范岐周、永誉斋经理李欣木等人，大赚了一笔。范岐周拿到东西后，确认是成套官窑，隐隐觉得有些不妙，为防闪失，赶紧转手给上海一位姓梁的富商。

果然没过多久，北京、济南两地的古玩商会会长联袂找上门来，向张蔚华通报了岱庙失盗大案，要他退回赃物，私了此案。张蔚华听了生气地说：“我是从济南古董商手里买来的，卖给北京的同行。这是有上家又有下家的买卖，又不是我偷来的，不犯法，让我退货，那是没门儿！”两会长闻言变了脸色，搁下一句话：“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！”说罢拂袖而去。

没过半个月，北京警察局警察来到蕉叶山房，把张蔚华锁上，押到警局。过了几天，又将他押往济南，收监入狱。张少掌柜在警局里啃着窝头，叫苦不迭。张蔚华被关押了一个星期，终于熬到了过堂。本来他铁了心不想退货，最终还是经不起拷打，不得不口吐实情：1942年1月间，他确实在济南二酉斋购买古瓷瓶若干。再追问瓷瓶下落

时，张蔚华供出已分别转卖给李欣木和范岐周。警局当即派人从李欣木处追回原物，而范岐周所得已转售上海梁某，经过交涉，也勒令范岐周索回。等古瓷下落被一一查明，才让张蔚华觅铺保，开释回京。

然而在张蔚华处追回的古瓷器中，并无黄瓷葫芦的踪影。这对葫芦另有去处，它落到了北京大古玩家赵汝珍手中。

话说赵汝珍在北京开了一家萃珍斋，在古董行内赫赫有名。其店有一名伙计徐少山，鉴定瓷器颇有眼力。这年徐少山到济南收货，在茹古斋中见到了这对黄瓷葫芦，一眼便识出其非同一般，急忙拿下，赶回北京，交给掌柜黄同元和东家赵汝珍。赵汝珍一看，分明是嘉靖官窑的珍品，当即重赏了徐少山，自己把瓷瓶珍藏了起来，并让徐少山、黄同元二人保守秘密，不得外传。

等着盗宝事发，北京警方很快查到了赵汝珍，要他交出瓷瓶。赵汝珍是此行老手，哪肯轻易交出，他知道这些伪官们最怕日本人，便把桌子一拍，道：“葫芦瓶确实曾在我手中，可现已赠送给盟邦友人，你们找他要去吧！”所谓盟邦，指的便是日本。伪警心中一惊，但很快察觉到他话中有诈，便锁了萃珍斋掌柜黄同文，把他和张蔚华一道押解济南。没过几天，黄同文便把赵汝珍供了出来，说葫芦瓶根本没送日本人，还在赵汝珍手中，并说赵汝珍特别交代：“能推脱便推脱，实在不能推脱，再交出来。”办案警察录了口供，命其签字画押。然后赶到北京把供纸扔到赵汝珍面前，冷笑着说：“贵掌柜已经把你供出来了，如再不交出古物，就请跟我走一趟吧！”赵汝珍一看事已败露，擦着一脸冷汗，连忙说：“我交，我交。”等到第二天，他捧出一个檀木盒子，警长揭开上面一层又一层的包裹，最终一对瓷瓶显露出来，正是那对黄瓷青花葫芦瓶。

以上便是陈重远先生《古玩谈旧闻》中披露的黄瓷青花葫芦瓶回归经过，事出亲闻，十分可信。